

墙外有棵柿子树

□山东青岛 范宝琛

娘嫁过来的那年,在院墙外亲手栽下一棵柿子树。

幼苗期的柿子树纤细柔弱,两年都没结出果子,后来开始结果,十几个青嫩的小果子稀稀拉拉点缀在枝头,随着风儿顽皮地摇曳。

柿子树长得粗壮高大了,横生的枝节一股脑儿平伸出来,显得盛气凌人。

那些逐渐熟透了的果子浑圆硕大,盛在果篮里金灿灿、沉甸甸的,和着娘的笑容陶醉了夜色。娘蘸着白酒把每个果蒂都涂抹一遍。几天后,经娘用古法储存的柿子再也没有生涩感,咬一口甜滋滋的,百吃不厌。

娘挑出些个大肉厚的拿去集市,娘卖的柿子果实饱满,咬一口又脆又甜,换来的钱币贴补了贫困年代的家用,也给拮据的日子增添了不少欢乐。

娘总爱絮叨,有一年干旱,地里的庄稼收成不好,多亏那年的柿子结果多,卖了柿子换回不少米面才渡过难关。娘抿着嘴,执拗地断定那年的柿子特别甜!

日子逐渐好起来,柿子不再是抢手货了,娘也懒得去集市上兜售。她舍不得丢掉那些柿子,就别出心裁地做成各种甜点。娘做的柿

饼香甜糯软,让人看了特有食欲。

自从我结婚后迁居城里,妹妹毅然在本村寻了个婆家,她想当好娘的小棉袄儿,贴身长久地陪伴着娘。每次我回老家探望,都会遇见妹妹守着娘聊天。娘唠叨说,本指望生个儿子养老,谁料想长大后飞走了,还是闺女贴心孝顺!娘说话时嘴巴上翘,一脸的陶醉和得意。

娘已经七十多岁了,却一直不肯闲下来。她偶尔会到柿子树下坐一阵子,仰起头一遍遍数那些柿子,可数来数去总也数不清。

柿子慢慢熟透了,香甜的气息弥漫了庭院。那天,娘在柿子树下坐了好久,嘴里念叨着,你看这一天天,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,你也长粗长壮了。其实,俺一直没把你当树看待,心里老是你当成了家人,也当成了娘的孩子,陪伴娘的日子,数你最长……

我木然地站在娘的身后,大颗的泪珠子滚落下来。

悄然抹去泪痕,我对娘说,要帮她摘柿子,让娘晒柿饼给俺们吃。娘听后乐不可支,看我灵巧地攀上树,她却像个孩子似的站在树下指指画画,一会儿说我左边藏着一个大柿子,一会儿说我头顶上方的那个更大。

送秋天一程

□南京 马晓炜

我们时常会想到一些悲秋的古诗词来与秋天作别,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爷爷,也有自己的仪式感。

记得小时候,家乡在季节的变化上,是没有明显界限的,暮春与孟夏之间没有,夏秋之间没有,晚秋与初冬之间也没有,稍不留意,已跨入下一个季节的门槛。但没读过多少书的爷爷,脑子特别好使,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,每个节气有啥习俗,他都如数家珍,没有哪个节气逃过他的眼睛。作为村里的活日历,村里男女老幼,见到爷爷经常会搭上一句:“今个初几?到啥节气了?”爷爷总是笑呵呵,不厌其烦地给出满意答案。

到了立冬的前一天,地里庄稼已收割晾晒完毕颗粒归仓,村前村后开始变得悠闲自得,一些老人坐在院子里,抽着旱烟,惬意地沐浴

着秋天的最后一抹暖阳,聊家常,盘点收成,静笃,安详。爷爷竟然忙得热火朝天,大清早先是催促奶奶给翻出一件像样的衣服,麻利地穿上后,挥舞着扫帚,将房前屋后沾满浅浅霜花的落叶扫在一起。然后念念有词点燃枯叶,噼噼啪啪,跟放鞭炮似的,此起彼伏地响彻在飘渺的烟雾里。

忙完这些,爷爷又走到屋檐下,将一串串映衬着全家丰收景象的金黄玉米和火红辣椒取下,按照“好事成双,左右对称”的方式,对前些天匆忙悬挂起来的秋天果实,重新规整布局。你还别说,经过爷爷一番忙碌,那排列整齐、红黄相间的玉米辣椒,看着很是赏心悦目。我家屋檐下这道亮丽的风景,让来串门的邻居频频称赞爷爷勤劳能干、粮满仓,也夸他家里家外是把手好。爷爷得意地嘿嘿一笑:“这是我送秋

一碗酸菜面

□陕西安康 魏青锋

下了晚自习,我冲出教室,拐过下个路口,远远地就看到县医院门口田姨的酸菜面摊。简易的帆布篷顶被风刮得哗啦啦响,田姨和刘叔正把边上的空板凳往三轮车上架,我快步走进去,喊了声“叔、姨”,立即扛起长条木桌。

“你先把你姨留的酸菜面吃了,不吃你就不搬东西!”刘叔笑着说,还作势要抢桌子。我只得腾出手,接过田姨端过来冒着热气的酸菜面。

小时候我体弱多病,一次反复发烧,且伴有抽搐,乡卫生院大夫建议立即转往县医院,父亲连夜雇了拖拉机拉着我和姐姐赶往县城,母亲则返回村里筹钱。县医院确诊是脑膜炎,一个礼拜后病情稳定下来,母亲借来的钱也快花光了,每天护士都来催着缴费,只得出院回家。

我沉浸在采撷的喜悦里,无意俯瞰之下,只见娘的满头银发在夕阳的余晖里格外扎眼。

见我摘得差不多了,娘说树上的那些留着挂枝吧,到了冬天还是一道红彤彤的风景呢!娘接着补充一句,正好也给鸟雀们留着,天寒地冻的日子,鸟儿找不到食飞来吃两口,肚子不饿才能越冬!

娘喜欢热闹,尤爱看飞鸟落在柿子树上的矫健身影,娘还喜欢看鸟雀叽叽喳喳啄食的样子。这个时候,娘的脸上洋溢着母爱般的柔情。

下雪了,娘会特意在庭院里撒几捧玉米渣,引来一群群的小麻雀前来啄食。日子久了,那些鸟儿似乎有了灵性,见了娘一点不认生,齐呼啦围拢过来觅食,像是自家养的鸽子一般亲近。

在娘要搬去新房住之前,她在夜里辗转反侧,便摸黑来到柿子树下,脸贴了上去,轻轻摩挲着树干说道,好孩子,现在要建设新农村了,咱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富裕了,可娘咋舍得丢下你,你已经陪伴娘大半辈子了!

粗壮的柿子树无言无语,一股凉风徐徐拂过,树叶传来一阵飒飒轻响,像是对母亲自言自语的回应。

天,张贴的对联哩。”

爷爷嘴上说欢送秋天,其实于他内心深处,是不舍的,毕竟他与秋天相濡以沫,才使庄稼迎来好收成,姻缘迎来好结果,耕耘迎来好收获,怎能不对秋天充满感情、高看一眼呢?

踏着夕阳的余晖,我跟着爷爷走在田埂上,举目四望,满目空旷,地上出土不久的麦苗,浸着新绿,铺成无垠的碧毯,呵护着炊烟袅袅的村庄。爷爷感慨地说:“秋天是最无私的,累累硕果收入千家万户后,就迫不及待地裹一身薄凉了,只为赶早给即将到来的雪花,腾出一个撒欢的场地。”

秋虫无声,暮色渐浓。我顿感冷风满怀,赶紧抓住爷爷温暖的手。“走,我们再送秋天一程就回家!”爷爷声如洪钟。那一刻,我想秋天一定听到了。

了,我们……我们还留着钱要坐班车……”懂事地推开了那碗面。

田姨似乎明白了情况,伸手又把碗往姐姐面前推,“娃懂事,你吃,田姨不要钱!”不提防田姨又下了一碗面,塞到母亲手里,母亲惊得站起身,田姨伸手按住母亲:“你吃,谁都有难的时候!他爹哪?”我回头找父亲,地上留一地烟灰,他不知躲在那个角落黯然落泪。

过后很多年,父母只要去县城,都会去医院门口的酸菜面摊看看田姨,刘叔的老寒腿越来越严重,田姨的身体也不好。我到县城上高中后,父亲给我布置了任务,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去帮田姨收拾桌椅板凳。

我去外地上大学后,听母亲讲田姨和刘叔去广州带孙子去了。但那碗冬日早晨的酸菜面永远在我的记忆深处,不会磨灭。

秋风秋雨秋芋头

□仪征 王树贵

秋天是吃芋头的好季节。

我的家乡,芋头有大小两种,大的如碗,如盆,小的如蹲鸱,蹲着的鸱鸟,到底有多少?麻雀大而已。这两种都受乡人欢迎,吃法有别。

先说小的,又称芋头子、芋头苗,称呼里有可爱娇惯的意味。洗一些这样的毛芋头,不去皮,蒸或煮,差不多火候时,筷子戳一戳,穿得透就关火,取出,剥皮,蘸糖或蜂蜜,成为秋季乡村普通人家的午后甜点,是不当主食的零嘴儿。此时的芋头玉润软滑,口感极好。

里下河的黑土地,边边角角都肥,席子大块地长芋头,收获季节,成筐成篓往家运。秋风起,凉意来,有点空闲的祖母或母亲,都愿意煮些毛芋头,给孩子们解解馋。

毛芋头还可以有多种其他吃法。觉得最高大上的不是芋头苗烧肉、芋头子焖牛腩、排骨蒸芋头,而是剁椒芋头:一个个小小的或圆或椭的芋头子,刮去皮后白生生的,溜圆溜圆个个线条流畅自然,清水煮,豉油浸,汤浅酱色,芋头子没一半,露在外面的个个饱满,色泽光洁,姿态静卧有佛性,兜头一勺油炼红辣椒浇下来,红白对比,油汤相逢,色泽鲜艳壮丽,过程惊心动魄,这种做法的芋头有大道至简的意蕴,吃一道菜能明白一个道理。日子天天这样过,想不智慧都难。

说了小芋头,再来说说大芋

故乡的狗尾草

□山东龙口 慕然

深秋,树叶花草都已经隐藏了原有的颜色,渐渐凋零,只有那狗尾草,虽已枯黄,但仍在凛冽的秋风中摇摆着别样的风采。

狗尾草春发秋谢,看到它,仿佛回到了故乡。

记得还在孩提时代,我爱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斗狗尾草的游戏。双方各折一支细如香梗既牢且韧的狗尾草茎,绞在一起,各执一端,用力猛拉,以此比臂力、比草力,谁被拉过界线,谁的草茎先断,谁就宣告失败。狗尾草第一次灌输给我比赛的意识,也第一次培育我竞技的勇气,它在我童稚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十岁左右,我会捉蟋蟀了,还把捉来的蟋蟀放在瓦盆里,争着与伙伴们的蟋蟀斗。当两只对斗的蟋蟀在一个容器里相遇时,它们头对头相互瞪视着,你只要折一支狗尾草,用那状如狗尾毛茸茸的长穗去拂动蟋蟀的尾刺,蟋蟀便会像得到将军令的士兵,勇猛地对方冲杀,与对手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战。这奇妙的草茎竟能激发蟋蟀的尚武精神,这使我想起战场上的金鼓、号角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参加了家务劳动,负责牛、羊、兔的食草。我最喜欢割的就是狗尾草,这种草到处都长,田角、畦畔、路旁,都有它

头。与小芋头的婉约风情比,大芋头要豪爽奔放得多。老家毗邻的东北乡里有垛田——水中高田,这里的最有名。这样的芋头,洗一个,净皮,切成大方块,烩大白菜,放些自家做的黄豆酱,拿肉换都不愿意。我父亲极喜欢这道菜,做了一天活,收工回来,父亲不以酒解乏,端碗白米饭,就着芋头烩大白菜,眨眼间呼噜两大碗米饭下了肚,神情赛神仙。

这种大芋头,也有精细吃法。刮去皮,清水煮熟,捞出,切成菱形块子,与西红柿、鸡蛋炒,有香蕉味;若切成大的薄片,放微波炉烤,如菱角粉糯。

有闲工夫的话,还可做拔丝芋头。选盆大的芋头,用制丸勺挖一个个球状,油炸金黄后开始炒糖,油少许,放入白糖和水,白糖要多,水要少,小火,不停翻炒,变糖浆即停。下芋头拔丝,翻炒动作要轻、要快,等糖浆裹匀芋头就出锅,香脆可口,老少皆宜。

犹记儿时,中秋拜月,有一样供品少不得,那就是芋头。据说是纪念元末汉人杀“鞑子”以头祭月的历史故事,真假辨不得了。倒是奶奶辈的,常将剥芋头皮叫“剥鬼皮”,好似有一出血雨腥风的故事隐藏在普通的芋头后面。

两千多年,时光的沙漫过,今天的芋头已是岁月静好了。

们的身姿,既好找又出料,一刀一大把,我爱狗尾草汁多叶厚,鲜嫩清香,食草动物很爱它。它还像韭菜一样,割掉一茬之后,只要留下根子,经过三朝露水一场雨,又抽枝展叶,蓬勃生长,那还魂草一般的再生能力令人赞叹。

中学学校操场上也长满了一蓬一蓬狗尾草,一个学期后,会被同学们踩得浆汁满地,叶子稀烂,只留下几支枯柴似的茎干和一撇草根。但到秋季开学时,它经过一个暑假的阳光雨露,又枝繁叶茂一片青葱了,我真佩服它虽经千磨万踏而竟能顽强生存下来的意志。

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建造校舍,操场边上堆满了足有一米来厚的断砖碎瓦,作为打墙基的三合土之用。不几天,断砖碎瓦的孔隙里竟伸出了青嫩的狗尾草叶子,我好奇地扒开厚厚的三合土,只见一棵很大的狗尾草被压扁在地上,由于砖压、水沤和晒不到阳光,已经一片枯黄,然而它的灵魂不死,那裏在烂叶里的茎,为着向往阳光,为着本能的求生意志,仍是曲曲折折地倔强地透到上面来。从此之后,我愈发珍爱狗尾草。

如今,正是这寒风中的狗尾草,给了故乡颜色。秋风里,它依然坚强地站立着,激励着离家的游子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4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